## 【西蒙尼/格列兹曼】踹天堂的门

瞎写见谅，非常OOC，对两位性格了解不多，只是见了最近视频，看图说话。

给@你要跳舞吗

法国前锋敲了门就后悔了，他怕对方打开门一看他，第一句就骂街，然后砰的一声把门摔到他鼻子上。前经理干得出这件事。

但无所谓了，反正敲了门又后悔了这种事他也不是第一次干。敲他妈的见鬼的天堂之门，敲他妈的见鬼的巴萨的门。他只是更烦躁，更卖力的拍了几下门铃。

门开了，西蒙尼穿着紧身半袖，胡子没剃，一簇短短的黑色的硬质的毛发，在亲吻的时候会扎的你痒痒，痒痒然后让人笑出来，笑的时候心跳加快，从胸口冲出一阵眩晕的快乐来。格列兹曼的睫毛缓慢的眨了两下。

“进来吧，别让人看见。”他只是说，看不出表情，格列兹曼从他肩膀上看过去，窗帘都拉上了，黄色偏粉，半透光，暖黄色的落地灯亮着，温突突的。格列兹曼走进来，才思忖到谁知道对方是更想一拳打上他鼻子，还是忽然大笑起来，跟他像以前那样击个掌。

“不顺利，哈？”西蒙尼说，从他后边穿到他前面来，自顾自的走到窗边上的沙发那块。床上还摊着几件他的衣服，床边行李箱仰躺着张着嘴，如果格列兹曼能够直接这个姿势躺在床上就好了，摆成一个大字，西蒙尼不会在意自己压了他几件衣服，只有那些只能注意鸡皮蒜毛的教练才会在意这种事情，比如塞蒂恩。（而穆里尼奥则会扑上来，直接掐死你）

可是他没有，他短暂的失去了耍脾气的权力，只是嬉皮笑脸的摊下手来，驼背弓腰，以那种满不在乎的笑脸说：“是啊，还能怎么办呢？只能每天乖乖的回家，躺在支票堆上打瞌睡。”

“别着急，”西蒙尼说，还是站在沙发边，既没坐下来也没靠近，“有时候教练走的比球员还快。”

“他们也这么说。”格列兹曼说，同时感到他们之间已经被拉开了一条不深不浅的沟壑。西蒙尼之前才不会这么轻率地宽慰，你抱怨自己没得到机会，他只会理直气壮地问你：“那你觉得为什么啊。”但他对格列兹曼一向好，对他一向照顾，这个对话不会存在在他们之间。只不过微妙的是，连格列兹曼自己都分不清这种照顾有多少是出自信任，有多少是出自一种无私的官方立场。不同规模的球会因其不同的、被记忆的历史长度而分化成不同的稳态，小球会一般玩弄或珍惜着自己的球员如同看待孩子；中型球会温和的责备大多数球员，然后宽厚的爱着他们并不完美的头牌球星；大球会对人的爱仅限于你的名字写在他们的名誉簿上之后。他看透了一点以后就立刻投向了另一点，他意气地说他宁愿接受被公平而理性的对待，也不愿接受这种虚假的、一旦分开立刻变成辱骂的爱。但他怎能料到功名原来也是如此无常，谁知道你能得到或者不能得到，你想抓住它它就离你而去。

但当时留下来肯定是没有希望的，格列兹曼低下头，也许他今天就不该来。但他低低头，愣是笑了出来，索性大马金刀的坐到了另一边的沙发上，西蒙尼看了他一眼，慢慢的坐到了另一边的沙发上。青涩的时候他会直接坐上他的腿，格列兹曼笑着想，迭戈腿很粗壮，很有力量，隔着薄薄西装裤传递来一阵热意，于是他就故意装的坐不稳，手到处乱抓，迭戈由着他晃，然后把住他的腰，防止他掉下去。

“问教练是谁，什么时候下台没有用，”格列兹曼冷静地说，“关键要问是什么东西让这个人上台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也开始想这个了？”西蒙尼摸着下巴，“这也才一个赛季啊。”

“有了这种东西，这种力量，再怎么换又能好到哪去啦。”安东尼低着头玩他的手，没梳起来的头发垂下来，遮住半张脸。看起来又单纯又欲望勃勃，当时他也是这样把手交给西蒙尼的：“我想要为你效力。”而西蒙尼低头看他，接住这只手就是答应他，放过这只手就是拒绝他，还没成为马竞教父的他想了想，晃过了那只手，重重的拍了拍安东尼的背。嘻嘻，安东尼，安东尼，最出名的安东尼就是那个充满欲望又棋差一招的人。

“你在乎长远问题干嘛，”西蒙尼翘了个二郎腿，简短地说：“你们那个阵容，只要有个不长眼的鸟撞上来，再运气好一点，总能赢个一星半点的食。何况总有人不长眼（他扫了安东尼一眼），你有的吃就得了，管他妈的别的干什么。”

“老子他妈的就不一样了。”他重重的吐出一口气：“老子他妈的自己种粮食自己打着吃，不然就他妈的饿死。打好的鸟老子都担心他飞了，就三分钟，欧冠就这么飞了——你还想怎么样。”

他说着就乐了，格列兹曼也乐，他之前琢磨着去巴萨的时候，想到这回事就生气，但是现在听西蒙尼说的只想笑，好像之前都没发现之中的喜剧成分一样。

“你不是也有钱了，”格列兹曼说：“买了个小孩我还没走就把我代了。”

“你那他妈的是毛长齐了迟早要飞，我们哪里容得下你。”

这句话说了格列兹曼又不乐意了，他故意撅着个嘴，嘴唇红红的，一个大男人咋能长这张嘴，西蒙尼当年就惊讶现在还惊讶，和猴屁股似的。但他要是再问格列兹曼估计要更生气，于是他乖乖闭上了嘴。说真的他还真的没怎么亲过安东尼的嘴，都是安东尼过来撒娇卖傻的自己亲。他就是个猫，你躺着不动，他玩一会儿自己就倦了，又跑到客厅里打游戏去。

“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这步……”安东尼坐在那里低着头说。

“哪步？”西蒙尼感慨万千：“你小子刚来我就知道你迟早会有这一天。”

“啊，我说今天。”安东尼猛的抬起头来。他俩才意识到他俩思忖的不是同一件事。

“……”西蒙尼说：“指不定皇马也要丢分呢，希望还是有的是。”

“那也还指不定马竞这赛季就欧冠呢。”格列兹曼不留情的回呛：“我宁愿抓着一些我能抓得着的东西。”

“哈，那谁说的准。”西蒙尼说：“想想谁不会，做做谁都难。”

“到时候给我送票。”格列兹曼说，“让我后悔死。”

“你又不会来看。”西蒙尼说。

“确实。”格列兹曼说：“实话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”

这是他们之前常爱玩的一个游戏。安东尼很任性，爬上床来，就问西蒙尼知道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他们有的不只是私情，西蒙尼悲伤地意识到，他们还有点点亲热和喜爱，操他妈的。可是他现在又该猜什么呢，他盯着安东尼的双眼，清楚的知道他已经不在想过去的事情了。如果说那些只是自讨没趣。于是他就觉得累，他不想猜，而是直接问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着让我姐去巴萨闹一场。”安东尼大笑，笑的靠在椅子上。可是西蒙尼看出他不是真的在笑，他是真的愤愤不平，就算看透了教练和教练身后的东西也还是执着的愤愤不平，唉，这人！

可也不对，等着，安东尼笑着靠倒在椅背上，忽然就盯住他了，笑容从他脸上静止，然后渐渐褪去。他两道下垂的眉，可怜又可爱的看着他，像只被惩罚的小狗，笑出的眼泪还挂在他眼角上。就那么静静的，他们对视。